

麦克卢汉的“三位一体”

——理解麦克卢汉的一条别样路径

□ 蔡 昕 李庆林

【摘要】影响和支撑麦克卢汉思想的三个关键因素是：天主教、艺术和技术。在麦克卢汉看来，这三者都是人的延伸，都是“媒介”，因而又都合成一体，形成了麦克卢汉思想架构之中一个几乎完美的“三位一体”。这“三位一体”造就了作为思想家和预言家的麦克卢汉，也成为我们理解他的一条特殊路径。

【关键词】麦克卢汉；“三位一体”；理解路径

麦克卢汉（Herbert Marshall McLuhan, 1911-1980）是传播学史上十分重要的学者。麦克卢汉在中国的主要翻译者和介绍人何道宽先生引用别人的话，说他是“继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。”^①如果说，我们对麦氏“地球村”^②的思想是似曾相识、习以为常的；但假如你今天是一位大学生，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去开网店，读到麦氏同样写于40年前的话：“在电力（子）技术条件下……一切形态的财富都源于信息的运动。求职问题将会困难，寻找财富却相当容易”，^③你就不能不叹服他的远见卓识，不能不把他当做一位天才的“预言家”（prophet）。这位麦克卢汉先生，到底是如何成为这样一位“预言家”的？或者说，在他的学术训练和精神追求的过程当中，哪些重要的因素造就了这样一位“思想家”？

我们都知道，越是伟大的思想家，越是可以从不同的路径去解读。在这篇短文中，我们试图把影响麦克卢汉思想的重要因素，概括为一个英语单词——“trinity”。trinity的中文意思是

“三位一体”，它将成为我们理解麦克卢汉的一条别样路径（a unique way to understand McLuhan）。

一、什么是“三位一体”？

“三位一体”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独特概念，它可以有至少两个层面的涵义：第一个层面是作为基督教教义的“三位一体”（the christian or holy trinity），众所周知，西方文明有两大支柱，其中之一是发端于犹太文明的基督教，而基督教的一个核心教义就是“三位一体”。根据《剑桥高级英语学习词典》，它指“在基督教中，唯一的上帝以圣父、圣子和圣灵三种形式存在”。^④基督教的“三位一体”教义，对西方文明之外的人，很难理解，因为我们习惯于逻辑思维，而且把逻辑和理性作为思维的唯一工具和标尺。但是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在讨论宗教问题的时候，单纯使用逻辑语言，常常力不从心，甚至无能为力，我们还必须借助于象性语言（symbolic language）。第二个层面是一般意义上的“三位一体”，它可以指任何三个一组且紧密相关的人或物，比如，“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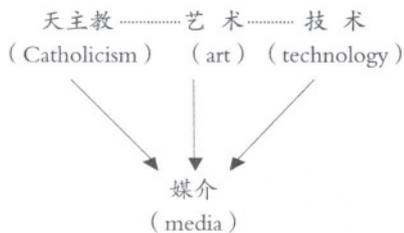
去”、“现在”和“将来”这一组词，组成了“时间”的概念，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“三位（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）一体（时间）”；“天堂”、“人间”和“地狱”这“三位”，也可以看做“一体”（空间）；“水”、“水蒸气”和“冰”这三样东西，实际上是同一种物质，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做“三位一体”。本文题目的“三位一体”，不是指基督教的教义，而是指影响和支撑麦克卢汉思想的三个关键因素：天主教、艺术和技术。

二、什么是麦克卢汉的“三位”？

“三”是一个特殊的数字。很多文化，都对数字特别敏感，对特定数字的研究和阐释，甚至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，有人把它叫作“数字命理学”（numerology）。普林斯顿大学的Michael Sugru教授认为，《圣经》中的几乎每个数字，都有特别的涵义，对这些数字的研究，是“圣经阐释学”（the biblical hermeneutics）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在基督教文化里面，“三”是一个神圣的数字，代表了圆满和吉祥。而

这个数字，也恰恰是麦克卢汉的最爱。在笔者看来，他生命中的不少巧合，似乎都表明他和“三”这个数字有不解之缘。比如，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就读的，正好是举世闻名的“三一学院”（Trinity College）；他的博士论文，研究的是“trivium”（trivium指西方古典人文中的三大学科——语法、逻辑和修辞）；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，在加拿大多伦多居所的门牌号正好是“三号”。甚至他去世的日子，正好是1980年的最后一天——12月“31”日。

所以，我们今天从“三位一体”这个概念来解读麦克卢汉，应该算是一个有趣的角度或视角（perspective）。作为天主教徒的麦克卢汉，当然信奉基督教的“三位一体”教义，但是，本文提到的麦克卢汉的“三位一体”，则是从一般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。借助它，我们试图指出（identify）影响麦克卢汉思想的三个关键因素：天主教、艺术和技术，并进一步说明：正是这三个因素的合力，造就了作为伟大思想家和天才预言家的麦克卢汉。这三个因素各自独立，又相互关联，并统一于“媒介”（media）这个贯穿麦克卢汉整个思想的关键概念。它们之间“三位一体”的关系，我们可以用下图简单表示：



麦克卢汉的“三位”指什么？

麦克卢汉在曼尼托巴大学和剑桥大学接受正规学术训练，专攻英语文学，他的正式职业是英语教授。但是，正如他钟爱、并反复征引的小说家詹姆斯·乔伊斯，麦克卢汉本人也是一

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，他几乎对每样事情和任何事情都感兴趣（have interest in everything and anything）。根据他的传记作者马尔尚讲，他人生最大的一个享受就是，晚上舒舒服服地坐在起居室的躺椅上，一次享受20本以上的书籍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他对上千部经典烂熟于心。这一点，从《理解媒介》一书中汪洋恣肆的引文，我们可见一斑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认为，从他既有专攻、又驳杂无边的知识和思想中，如果能够抓住三个元素——天主教、艺术和技术，则纲举目张，我们就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和理解作为思想家和预言家的麦克卢汉。

1. 天主教（Catholicism）

任何一个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（student），如果忽略和轻视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关系，无异于轻视苏格拉底、柏拉图同西方哲学的关系。因此，一个麦克卢汉的读者和研究者，如果完全忽略麦氏1937年皈依天主教这一事件，将很难深刻理解麦克卢汉思想的精粹。在多伦多大学教书期间，麦克卢汉“一般早上四五点钟起床……接着就读《圣经》，借着小字典的帮助，读各种文字的版本……”^⑤天主教到底对麦克卢汉的学术产生了哪些直接的、具体的影响？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道明。大致可以肯定的是：天主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主要分支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，它不但是一套伦理体系，也是一套世界观。它首先向麦克卢汉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力量。年轻的时候，麦克卢汉曾经访问芝加哥大学，他甚至向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钦斯提出，由他和另外几位天主教徒来接管芝大的人文学科。因为，“他相信，天主教学者的世界观一致，由于其内在在精神动力的支持，他们可以在精神上驾驭非天主教的同行。”^⑥其次，天主教作为一套哲学和神学体系，向麦克卢汉提供

了一套看待宇宙万物的独特思维方式，它有助于人们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发展变化，见前所未见。麦克卢汉甚至“有一条没有明说的信条：一切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天主教徒。”^⑦

2. 艺术（art）

虽然麦克卢汉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，但笔者更愿意把他当做一个诗人和艺术家。实际上，麦克卢汉对那些深受印刷术影响、只习惯于线性思维的所谓“理性主义者”（rationalists with linear-thinking）、专家（specialists）或现代主义者（modernists），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，甚至带有某种不屑，他认为这些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理解是支离破碎的（segmented）。而对艺术和艺术家，他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和评价。他认为，只有艺术家才可能对世界有一个整体的、全局的观点（an integral or a holistic view）；只有艺术家的前瞻性倾听才能抓住时代的脉搏，看清文明的走向，并对技术可能给人类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预警。他说，“艺术最首要的功能，是作为一套值得依赖的预警机制，提前告诉旧文化，世界将会发生什么新的东西。”（Art at its most significant is a distant early warning system that can always be relied on to tell the old culture what is beginning to happen）。^⑧笔者毫不怀疑，当他说出类似的话时，他把自己也当做艺术家中的一员。即使是麦克卢汉当年最激烈的反对者，如果他们能够活到今天的话，他们也不得不承认，麦克卢汉是一位最杰出的艺术家，他提前40年，准确地告诉旧文化，我们的世界将会发生什么，将会变成什么模样。

我们在考察作为一名骨子里的艺术家或诗人的麦克卢汉的时候，也许还可以注意以下几个关键词：

（1）感知（perception）。笔者认为，这个词是理解麦克卢汉思想的一把

钥匙。他把自己在剑桥大学所受的所有教育归结为这个词，他在多伦多大学自己的文化和技术研究所对研究生的全部训练，也归结为这个词。这个词，也是麦克卢汉自己理解、分析和阐释西方文明的一把独特的钥匙，正如汉娜·阿伦特把自己全部的学术和精神生涯归结为“理解”（understand）一词一样。

（2）探索（exploration）。麦克卢汉当年用福特基金办过一本杂志，名字就叫做《探索》（exploration）。1969年，他在接受《花花公子》杂志采访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学术追求比作一个开锁匠的工作，他说，“我不知道保险柜里有什么……我只是探索、倾听、试验、接受、抛弃。我尝试不同的组合方式，直到制动栓下落，保险柜门弹开。”^⑨

（3）古典（classics）。同尼采一样，麦克卢汉是由一个文学教授蜕变而成的伟大思想家，他们都是“诗化的哲学家”（poetic philosopher），同时也是传统和文明的批评家。但是，我们必须注意，任何一个真正伟大的思想家，必须是一个对传统有着湛深理解和研究的人，如果麦克卢汉没有在古典（classics）里面浇灌汗水，他不可能在通俗文化（pop culture）上面开出绚丽的花朵，结出丰硕的果实。

（4）格言（aphorism）。同尼采一样，麦克卢汉偏爱格言警句，且精于此道。他不善于、也不屑于建构理论的体系，因为他深知，任何体系都可能被推倒、被取代，但是，包含着智慧和机智的格言警句则会长留人间。正如人们会永远记住雪莱的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任何一个传播学的学生，永远也不会忘记：“媒介即讯息”和“媒介是人的延伸”。采用格言而不是建构体系，这个策略，麦克卢汉也许是从尼采、培根和伊拉斯谟（Erasmus）等先哲那里获得的灵感，it did work for him!

3. 技术（technology）

麦克卢汉常常被称为一个技术决定论者。的确，如果不是对技术（technology）的关注和研究，终其一生，麦克卢汉可能都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英语教授，他的名字随着自然法则，将很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。在麦克卢汉眼中，“技术”极大地改变了文明的进程；在我们眼中，“技术”也改变了麦克卢汉的学术道路。今天，我们都知悉，技术是人体的延伸，我们同时还必须注意，麦克卢汉还强调，技术也可能是人体的“截除”（amputation），他的意思是，比如，汽车延伸了我们的脚，汽车也可能造成交通事故，并让脚走路的功能退化。这一点，尤其值得我们警醒。

三、麦克卢汉的“一体”指什么？

麦克卢汉最主要的头衔之一，是媒介研究者（media theorist）。他最常被他人征引的论断之一，就是“媒介是人的延伸。”“延伸”一词别有意味。我们知道，20世纪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哲学分支，是存在主义（existentialism），麦克卢汉的传播哲学，是否可以姑且叫做“延伸主义”（extensionalism）。其实，生命的本质就在于“延伸”，生命的动力也来自“延伸”。人生来就面临两个永恒的迷思（myths）——一个是异性（作为男人，我们永远无法感受做女人的滋味，也无法真正了解女人），一个是死亡（作为活人，我们永远无法了解死亡的感受）。生命的过程，就是通过延伸，有意无意地超越或破解这两个迷思的过程。男人向女人的“延伸”，成为爱的源泉和动力；人对审美和形而上的追求，化为一切艺术和哲学的动力，也是人突破死亡，追求永恒的努力。

媒介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工具，是人的延伸。媒介也是人们一切活动，包括心理活动的媒介。在麦克卢汉看来，

媒介是人的全面延伸。比如，宗教，包括他自己信奉的天主教，也是一种媒介，它是人精神的延伸。1969年，麦克卢汉在接受《花花公子》采访时，预测电脑可以帮助人们形成一种彼此包容的意识（inclusive consciousness），他接着说，“从基督教的意义说，这只是耶稣基督神秘的身体的一种新的诠释；耶稣基督，从本质上说，是人的终极延伸。”（“In a Christian sense, this is merely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; and Christ, after all, is the ultimate extension of man.”）^⑩。艺术也是一种媒介，它是人情感和心智的延伸；不用说，技术，正如麦克卢汉反复强调，是人身体或感官的延伸。所以，麦克卢汉的“三位”：天主教、艺术和技术，都是人的延伸，都是“媒介”，它们在麦克卢汉思想的架构之中，形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“三位一体”。

麦克卢汉的“三位一体”造就了作为思想家和预言家的麦克卢汉，也成为我们理解他的一条特殊路径。

注释

① [加] 菲利普·马尔尚著，何道宽译《麦克卢汉：媒介及信徒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3页。

② 原文为“The new electronic interdependence recreates the world in the image of a global village”，<http://www.juggle.com/marshall-mcluhan>。

③ [加] 马歇尔·麦克卢汉著，何道宽译《理解媒介——论人的延伸》，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，第94页。

④ 原文为“in Christianity, the existence of one God in three forms, the Father,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”，<http://dictionary.cambridge.org/dictionary/british/the-trinity>。

⑤ 同3，第243页。

⑥ 同3，第100页。

⑦ 同3，第107页。

⑧ <http://www.juggle.com/marshall-mcluhan>。

⑨ 同3，第133页。

⑩ 《花花公子》杂志，1969年，三月号，<http://www.nextnature.net/2009/12/the-playboy-interview-marshall-mcluhan/>

（作者简介：蔡昕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8级传播学专业博士研究生；李庆林，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，硕士研究生导师，传播学博士）